

## 防控常态下某市高职院校在线社会网络舆情传播机制研究

周海钧<sup>1</sup> 刘方标<sup>2</sup>

(1.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00; 2. 温州医科大学 浙江 温州 325000)

[摘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自媒体快速崛起, 传播速度愈加迅速, 其所携带的信息也更加复杂, 而高校是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沿阵地, 因此需要积极引导大学生理性的应对网络舆情, 以维护好高校的网络舆论环境。本文从防控常态下的某市高职院校网络舆情入手, 总结归纳了国内外学术界对网络舆情传播机制的研究, 并通过分析高职院校网络舆情的影响和特征, 提出相应的网络舆情传播机制和应对体系, 为高职院校处理突发的网络舆情事件提供参考。

[关键词] 防控常态化; 高职院校; 网络舆情; 传播机制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7.244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高校意识形态提出了“确保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的重要论述, 强调了高校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上的地位, 而大学生是高校的主体力量, 同时也处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最前线, 因此需要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 网络舆情通过新型社交媒体进行传播,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在京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首次突破10亿人, 由此可见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新高, 其传播宽度之大、速度之快对人们正常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 而高校学生对于信息真假的辨别能力不高, 很容易被负面的舆论所利用, 对学校、甚至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特别是在整体生源和管理体制上有所差异的高职院校, 更加容易将某件事情推至风口浪尖, 因此需要深入把握高职院校的舆情传播机制, 做到防微杜渐以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基于上述背景, 本文以某市高职院校为研究对象, 对高职院校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和特征进行分析, 研究防控常态化下高职院校的网络舆情传播规律, 以探究其内在的传播机制。一方面能够丰富在线社会网络舆情的理论研究, 另一方面也能够提高高职院校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对网络舆情的监控和引导能力。

## 1. 学术界对网络舆情传播的研究

### 1.1 国外相关研究

在线社会网络是舆情传播的重要载体, 各种类型的在线社会网络大量涌现, 当前研究普遍认为社会网络结构会对运行其上的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产生重要影响(Newman, 2003)<sup>[1]</sup>, 结构的不同会造成不同的网络舆情传播速度和扩散规模。此外, 也有研究表明即使信息传播机制相同, 用户在在线社会网络中行为模式对传播过程的影响也会不同。Guille(2013)采用动力学建模等方法, 分析在线社会网络舆情传播内在机制, 这种方法早期大多在传染病动力学模型研究上使用, 而网络舆情传

播凝聚着人类行为的社会属性, 虽与疾病无意识传播具有本质差异<sup>[2]</sup>, 但将其融入传播动力学模型中, 现已成为当前研究主流。除此之外, 近些年国外学者对正面与负面网络舆情之间相互干预机理进行大量工作, 研究表明正面与负面网络舆情耦合传播的现象较为常见(Lucatero, 2011)<sup>[3]</sup>。

从国外研究现状中可以发现, 目前对社会网络组织结构的研究多建立在组织结构形成以后, 这些研究只对其中关键因素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而没有给出组织结构出现和演化的内在机理分析。

### 1.2 国内相关研究

#### (1) 对舆情传播的研究

关于线上网络舆情传播模型多是基于疾病传播和谣言传播两种模型进行拓展研究。国内学者刘于思等学者(2016)认为在线社会网络结构特征是网络舆情传播的重要影响因素<sup>[4]</sup>。Zhao等学者(2012)通过探索高度复杂的在线社会网络中人类的行为, 进而分析社会组织网络对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sup>[5]</sup>。张亚明等学者(2013)提出了多层耦合网络中的微博用户行为预测, 进而探索其对舆情传播的影响<sup>[6]</sup>。杜蓉等学者(2014)基于豆瓣同城活动网站研究线上线下的社交影响, 发现两者相互促进<sup>[7]</sup>。

#### (2) 对高校舆情传播的研究

我国高校线上网络舆情研究起步较晚, 现仍处于初级阶段。丁建军(2008)认为是高校网络言论的管理缺陷, 才导致高校网络舆情的发生<sup>[8]</sup>。何雅琴(2014)在措施方面提出高校要建立合理的网络舆情信息搜集渠道, 确保学校及时引导学生<sup>[9]</sup>。毛宇锋(2017)借鉴“蝴蝶效应”的周期理论提出监测、预警、应对和修复等降低效应影响的对策机制<sup>[10]</sup>。黎红友(2018)基于大数据社会网络, 通过定量的方法研究了高校网络舆情传播机制<sup>[11]</sup>。

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 国内学者对于高校的舆情研究仍旧以含义、特征和应对措施等方面为主, 鲜有研究高校网络舆情

的形成以及内部传播机制。

## 2. 高职院校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

网络舆情传播是自媒体发展的产物，高校中的网络舆情已经成为师生之间交流的重要媒介，学校通过自媒体能够更快捷地传递信息，把握好学生的思想动态，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但网络舆情也是一把双刃剑，虚假信息存在，很容易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产生误导。因此需要辩证的看待网络舆情传播对高校的影响，特别是防控常态化下更加需要加强对网络舆情的管理，做到不传谣不信谣，维护好校内外学生的安全。

### 2.1 积极影响

#### (1) 为师生提供更加有效的沟通平台

随着自媒体的发展，网络舆情随之丰富，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频繁，除了平时线下的交流，师生之间也能够通过自媒体平台进行线上的互动，相较而言后者不仅拓宽了交流的时空，而且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打破师生之间身份的隔阂。在无法返校的情况下，学校能够借助自媒体及时、迅速、有效的向学生传递正确的信息，积极地对相关网络舆情进行引导，能够消除部分负面情绪、稳定学生的心情。

#### (2) 为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契机

当代大学生多以自媒体为伴，线上交流俨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也正是因此该新型方式的出现，为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契机。在紧急事件中所涌现出来的先进事迹，后被拍成《最美逆行》《中国医生》等电影，在网络上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受其影响学生群体也开始活跃起来，村口和社区门口的检查点上出现了学生的身影，而学校将上述行为作为典范进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引导其他学生建立正确的三观，起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 2.2 消极影响

#### (1) 滋生网络谣言引起校园恐慌

由于互联网具有隐蔽性的特点，部分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网友会以匿名的形式在网络中随意发表自己的言论，尤其是在特定时期，散播负面的、不真实的信息，很容易引起恐慌，影响社会秩序。而同时高职院校的学生群体比较特殊，相对于普通公办大学的同龄学生而言，其在求学过程中遇到的挫折更多，心理环境也更加复杂，因此这些学生也更加容易受到网络谣言的攻击，若不加以有效的防范，很可能会出现情绪的传染，扩大该事件的影响范围。

#### (2) 损害学校荣誉影响社会形象

正面的网络舆情能够帮助学校增强公信力和知名度，但负面的或者虚假的网络舆情便会损害学校的荣誉。网络舆情在传播过程中，也会夹杂着别有用心者的虚假新闻，并借助突发事件大肆宣传，同时利用甄别能力不强的学生群体继续煽风点火，在这个过程中首当其冲的便是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舆论中的谣言使得学生对学校发布的相关信息抱有质疑，并通过网络将不信任的情绪继续传播，不仅不利于学校在危机事件中对紧急事件的处理，也会对学校的声誉造成损伤。

## 3. 高职院校网络舆情传播的特征

### 3.1 舆情主体的同质化

在高职院校，舆情主体会出现同质化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高职院校中的大学生群体在年龄、经历、所学的知识、接触的事物等方面存在共性。另一方面，该年龄段的学生群体，在发表言论时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而在这个过程中，公众会过度关注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信息茧房”，而该现象的出现会限制公众的认知，甚至对谣言也会无意识的追随。

### 3.2 舆情内容的多元化

由于不同公众主体感兴趣的事物不同、聚焦点各有差异，因此舆情内容具有覆盖面广、内容丰富多样的特点，而高校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地方，学生讨论的内容涵盖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同时学校舆情的内容也不是一尘不变的，一般会经过酝酿、爆发、高潮和降温四个阶段，在上述四个阶段舆情会因为热度的不同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演化出其他内容。

### 3.3 舆情载体的多样化

随着自媒体的发展，网络舆情的传播载体也随之多样化，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型传播媒介在公众社交过程中也愈发重要，大学生群体作为站在时代前沿的弄潮儿，往往也是最先接触各种新兴事物的，而舆情通过自媒体上的转发、评论等方式在网上快速散播。网络舆情除了通过网络上原有的信息进行传播，同时线下的活动也会通过线上多样化的载体而进一步发酵，从而变成热点话题。

## 4. 高职院校的舆情传播机制

如图1所示，为笔者拟定的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高职院校舆情传播机制，在该机制下存在五个主体，分别为防控办、二级学院辅导员、自媒体、意见领袖以及学生群体。其中防控办由二级学院的领导组成，主要负责防控工作的统一指挥和协调

调度,信息的搜集处理和发布,定期预判并提出相应的应急措施;二级学院辅导员接收防控办的通知并落实到各个班级,并及时反馈学生信息;自媒体是信息传播的新型媒介;而意见领袖则扮演传播网络中为他人提供信息并施加影响的角色;最后学生群体是传播机制中信息的接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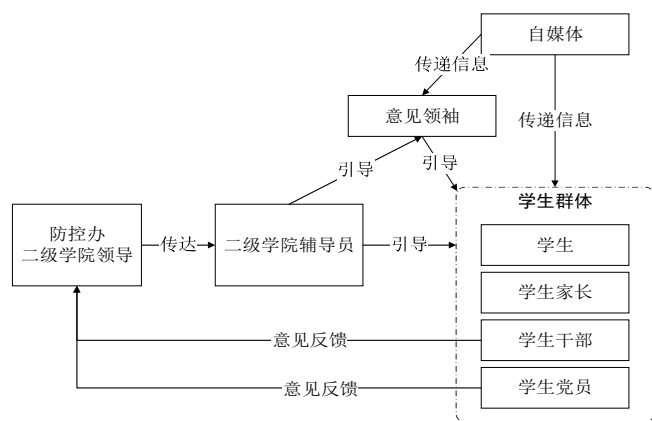


图1 高职院校舆情传播机制

本文所拟定的高职院校舆情传播机制运作具体如下:首先,二级学院的领导组成防控办,坚持“统一指挥、快速反应、成立有效机制、引导舆论”的原则,做好防控常态化期间的领导和协调工作。第二,二级学院主要由辅导员推进和学生之间的工作,加强对防疫的宣传和教育,主要通过微信、家长群、学生群等形式向学生和家长宣传普及防控的相关知识和要求,但与此同时学生有一大部分未经过甄别信息是来源于外界的自媒体的,因此也需要通过对意见领袖等在自媒体传播中有一定影响力的组织或个人,加强对防疫信息的引导,帮助普通学生正确筛选过滤信息,避免上述情况带来的恐慌。第三,在学生群体内部,需要借助学生干部、学生党员等群体的力量进一步的引导学生,学生干部和学生党员相对于普通学生而言,能够更加迅速的接收到来自学校的信息,又因为其年龄相仿,在对其他学生进行宣传时会更加有效;另外针对由于疫情无法返校的学生,还需要增加和其家长的沟通,传达学校最新的政策,缓解学生在家时的焦虑感。最后,作为学生代表的学生干部、学生党员又会将学生最新的思想动态反馈到二级辅导员和防控办,以便其及时调整政策,加强防控工作。

上述所拟定的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舆情传播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学校防控工作的持续开展,其顺利的进行离不开学校、家长、学生三者之间的努力,而在当今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该机制也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创新,以面对今后更加复杂

地情况。

### 参考文献

[1]Newman, M.E J.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plex networks[J].Siam Review, 2003.

[2]Guille A, Hacid H, Favre C, et al.Information Diffusion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A Survey[J].SIGMOD record, 2013, 42 (2) : 17-28.

[3]Lucatero C R, Jaquez R B.Virus and Warning Spread in Dynamical Networks[J].Advances in Complex Systems, 2011, 14 (03) : 341-358.

[4]刘于思,徐煜.在线社会网络中的谣言与辟谣信息传播效果:探讨网络结构因素与社会心理过程的影响[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 23 (11) : 51-69.

[5]Zhao Z D, Zhou T.Empirical analysis of online human dynamics[J].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Its Applications, 2012, 391 (11) : 3308-3315.

[6]张亚明,唐朝生,李伟钢.微博机制和转发预测研究[J].情报学报, 2013, 32 (8) : 868-876.

[7]杜蓉,於志文,刘振鲁,等.基于豆瓣同城活动的线上线下社交影响研究[J].计算机学报, 2014, 37 (1) : 238-245.

[8]丁建军.浅谈高校网络舆情的特点、成因及其危机应对[J].荆楚理工学院学报, 2008, 23 (4) : 63-66.

[9]何雅琴.高校网络舆情的特点与策略研究[J].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4, (4) : 46-48.

[10]毛宇锋.新媒体视阈下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蝴蝶效应”机制研究[J].江苏高教, 2017 (12) : 82-85.

[11]黎红友.高校网络舆情传播机制与引导策略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高教版), 2018, 000 (003) : 57-59.

###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周海钧(1984—),男,汉族,浙江温州人,硕士,单位为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作者:刘方标(1995—),男,汉族,浙江舟山人,硕士,单位为温州医科大学计划财务处,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管理。

课题项目:温州高校思想政治专项课题《重大灾疫下在线社会网络舆情传播机制研究—基于温州高职院校的视角》(编号:WGSZ202008)